



高峯集

共五

~ 16
2341
2





門和
號 2341
卷八-2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二

擬唐朝方行營將士謝賜冬衣表

出車祗後方懷敵愾之憂
頽衣念勞遽沐錫命之寵
瞻天隕涕踣地縷肝
伏念塞上微蹤行間
餘息累朝陳力實備式
壯之元戎歷世輸忠終
見克清乎大憝粵自兵
塵之一瀕仍值羽檄之
交馳徵葭累下於本軍
經營敢鹽於王事衝風
走雨幾濡迹於河山卷
甲揮戈任寄命於鋒刃
未奏一月之三捷乃降
九重之十行恩浹肌膚
榮生耳目縫成密密若
出慈母之手中著來襜



高峯集二
裕穩稱戰士之身上何但挾纊之暖尤激結草
之忱茲蓋視人如傷歛福無黨懼一夫不獲其
所施厚仁滂制萬事咸得其宜澤漸化洽每軫
遠戍之苦不啻一己之寒惠並授醪德符揜骼
敢不益殫愚慮更礪駑才摧陷廓清庶收地於
南北偃息休養求涵恩於死生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表

聖德丕冒道自通於邇遐擴俗悉庭化無間於
內外宜憑盤礴用揭形容欵惟鍾靈應乾握符
御極洪鑪盪滌洽革故而鼎新壽域煦濡儘同

仁以一視聳四方之風動嘉六合之水趨山可
梯海可航競貢琛以稽首天所覆地所載咸執
奠而歸心雕題編髮之偕來核服靡食以自憙
九重閭闔大開煥赫之威儀百辟衣冠兼綴詭
恠之顏面茲蓋未聞於前古豈意親覩於斯今
窮兵塞垣陋漢皇之黷武舞干階祀並虞帝之
敷文縱然賁光乎汗青盍亦垂美於繪素猗歟
休明之運展矣泰亨之辰伏望夫命史儵勒成
圖操守成寓耳目奚獨可監於當時艱難示子
孫尤覺末賴於後葉則敢不倍殫愚慮恭述盛

高華集二
規却旅葵以作書雖愧保夷之獻戒薦越雉而
昭德敢晞公旦之凝休

朝鮮國王賀新皇帝登極表

首出庶物乘六龍以御天丕承聖謨撫萬方而
達極慶紆廟社歡洽寰瀛欽惟粹質會元明智
緯略奉遺詔而思道動靜允當揚末命以制寧
賞刑咸得陽開陰闔之機轉雷厲風飛以威行
越漢跨唐接三代之統紀纂神嗣聖新一世之
文章至化無邊大平有象鴻恩霽滂普宥與均
逾而並生重書雍容瘡老願須臾之母死擴虜

梳魄而昇跡愚氓洗心而見休航海梯山重九
譯而來獻投戈放馬戡五兵而斯和屬豐亨之
膺期協隆慶之錫既伏念猥將庸質叨守獎封
跡阻鳩班空祝南山之壽心馳鳳闕長瞻北辰
之居

謝恩表

六龍御天誕敷新命萬物覩聖獲霑殊恩感載
難容糜粉莫報伏念猥以菲質叨守外藩效微
涓埃徒切岡陵之祝榮涵膏澤遽蒙筐篚之頒
寵綬若斯徃昔斯罕伏遇包荒量偉字小仁深

遂令遐際益漸至德謹當恪修侯度倍殫拱極
之誠心敬迓皇威永奉垂衣之神化

方物表

既自天降祗荷洪私物以土宜敢表微悃右件
物等名般既少製造亦踈豈合享上之儀庸展
積中之懇

皇太后上尊彌賀表

繼統正位帝運益熙葢冊揚徽母儀彌顯凡在
瞻聽孰不慶欣欽惟憲天測靈體道司契克尊
兩宮之號禮義兼隆丕闡百行之源情感又至
乃申縟典適觀頌聲伏念幸際昌辰振守藩服
心懸紫極未詣駿奔之班迹縻青丘倍伸鰲抃
之禱

方物表

禮嚴顯親誕崇鴻號義存享上敢展葵心右件
物等製造不良名般無厚冀恢嶽海之大且容
埃滴之微

聖節表

龍德當陽方隆自天之祐虹光凝渚式符彌月
之祥慶衍宗枋歡均普率欽惟聰明時憲聖敬

高華集二
日躋綱舉目張治道侔於三代通安遠悅神化
覃於八荒伏念猥以微質幸際熙朝迹滯青丘
雖阻執玉之列心馳紫闥倍伸祝壽之誠
乾坤協氣聿開虹渚之祥普率騰歡咸仰龍墀
之慶照臨旣暨蹈舞惟均欽惟剛健日新聰明
時憲柔遠能通撫萬邦而懷諸侯敬天勤民歛
五福而凝庶績茲值誕彌之節益膺純嘏之臻
伏念猥以庸資端逢聖際釐東迹滯雖阻漢庭
之班拱北誠深倍殫華封之祝

飛龍在天載屆熙洽之運祥虹繞渚聿回震夙
之期凡屬瞻聆悉均蹈舞欽惟聰明睿智齊聖
廣淵近悅遠來置庶邦於大度樂和禮備守寶
位以至仁茲當令辰益迺純枯伏念猥將庸質
幸遭盛際釐賜履於鯁岑迹阻鸚鷺想垂衣於
鳳殿祝效華嵩

擬成均館請令儒生勿觀雜書箋

大一統以凝道既建純粹之宏規眩多歧而迷
真宜抑駁雜之流弊肆竭管見用干天容恭惟
順性允升典學時敏慕唐虞而陶化羨哉禮樂

之洋洋式周孔而設教煥乎文章之郁郁藹多
士之興起偉休風之冲融第緣厭常而喜新或
致務博以闢靡論心識性頗戾程朱之遺書旃
理談玄類染陸揚之緒語揆諸聖而無獲施于
事而有妨闢邪說以正人心世無鄒孟之辨侮
聖言而鼓衆口時見蒙莊之風是固識者之深
憂盍勅儒士于炯戒六經如日月豈難覩其光
明千聖有範模亦可尋其統緒伏望浹敷大號
亟回迷塗不敢讀非聖之書可使知其趨向毋
或立詭常之論足能全其心思則謹當飭躬于

謨率士以行用伊川看詳之制雖未變一代之
條效安定作新之誠庶可翊千齡之運

光州鄉校大成殿上櫟文

伏以惟天理在人心雖斬伐銷鑠而未泯蓋教
化屬時運必薰蒸融液而有成茲一新乎學規
用重煥乎廟額設庠序學校之教三代所以明
人倫嚴俎豆羽籥之儀萬方用之尊聖祀粵我
大東之域矧是欲居之邦家孔孟而戶周程文
治炳蔚敦詩書而悅禮樂士習正淳恰值富庶
之振光見熙洽之化眷海陽之舊甸迺湖南之

雒州桑麻未穀之盈廛民多樂業名卿士夫之
接跡人知向方維儒宮久而傾湫實道脉與之
珍瘁棟樑攘捕之頽圯故老悽傷燈火簡編之
寂寥後生偷靡嗟尊完之未易幸改作之不難
茲蓋伏遇城主閣下仁浹春陽義凜秋嶽昭布
明時之德政鰥寡知息厚培昌運之人才挑連
慕學肆就三時之隙肇興不日之功揭虔妥靈
巍乎廟殿之首闢育材講藝儼甬齋舍之仍修
八牖玲瓏數仞輝赫何但眼前乎突兀抑將堂
下焉步趨日月照四時行行倚玉闈乎儒道宗

廟羨百官富孰疑難入於聖門輒同武城之歌
竊申闕宮之儀兕即偉拋樑東天教道脉自今
隆絃歌奚獨化吳公民俗熙熙禮樂中兒即偉
拋樑南魚躍鳶飛萬理涵須信明誠宜兩立也
知敬義更相叅兒即偉拋樑西舊制新規耿不
迷斯道大亨真有日富兒寧敢笑朝蓋兒即偉
拋樑北子弟子今有矜式莫遣論言敗盛模後
賢須復加潤色兒即偉拋樑上文燭應知高萬
丈輔佐吾君致大平井邑翩翩多將相兒即偉
拋樑下從此窮閭流羨化聖道光天白日明諸

生當識其大者伏願上樑之後佩於濟濟絃頌
洋洋鞏固千百年毋俾兩凌而風震流傳億萬
世何啻山高而水長

擬廣寧都御史某請留摠兵官揚照以禦北

虜奏

廣寧都御史臣某謹奏為留任防邊事臣照得
不廢楛功帝王之大度思屬舊將軍民之至願
謹稽史冊前漢時分匈奴暴橫作耗邊境孝武
皇帝俾令李廣守右北平殫壓胡兵未幾廣坐
罪還職邊警滋深乃復收用還之故郡匈奴是

懾號曰飛將避之數歲不敢入掠迤及建武年
間潁川盜起光武皇帝躬駕戎車執金吾寇恂
從九卿復出以憂國事賊平之日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願借寇君乃留之長杜懷輯新舊據此
者詳留任之事古有明例非徒吏民服其威信
號令易行亦越寇賊讐伏無敢輕生侵軼之心
良為偉畫欽惟 聖朝開運以來文武併修威
德兼著懷柔之恩覃及四夷際天所履極地所
載靡不臣屬梯山航海納寶貢琛開闢之後所
未聞也獨此鞞鞞諸種熊狼虎豹心腸不念

聖朝外育之恩恣行窺窬輕肆偷竊鳩集狐鼠
之醜慢侮天地之大揜襲城邑殺虜老弱搶奪
孳畜朝野共憤歲在庚申又敢驅率犬羊直抵
海州衛聲勢甚張堡壁驚擾適賴見今遼東諸
兵官揚照調兵策應奮揚威武一方黎庶獲保
家室數萬虜卒併蕩骸骨日後所據賊徒罔有
後心吹噓寒燼陸續作耗以貽朝廷之憂臣忖
得百年之寇非可以歲月摧破正宜擇將委任
以鎮邊圉以殺虜勢而人材難得大功可錄雖
有小累理宜旌用昔魏尚為雲中守坐繫尚方

文帝聞馮唐之言即還其任况於斯人有功無
過雖復前日被劾散駐而留任責效不碍事體
兼察本衛軍民之情咸欲得此人為帥以成鎖
鑰伏望渙發 聖旨前項揚照留于本衛俾盪
凶鋒如此庶幾士有振發之氣民有蘇復之望
天下幸甚為此謹具奏 聞伏俟勅旨謹奏

辨誣奏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乞 恩辨誣事先該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內臣父先臣恭憲王諱持
大明會典內以國祖先臣康獻王諱為李仁任

之子及稱凡弒王氏四王等語俱係誣寃究節蒙
列聖准令改正乞要通查前後辨明事意纂入
新典等情具本差陪臣金澍奏聞去後準禮部
咨該本部題節該合無行文內府取先年刊打
會典朝鮮國一冊付翰林院將本國奏詞略節
纂呈 御覽欽定附錄本條之末仍降勅一道
明示 聖意等因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
春芳等具題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移翰林院纂錄去後續該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徐

階等題謹將會典原載朝鮮國事例纂入今奏
開具揭帖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裁訓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合咨前去并附錄
欽定會典頗為查照施行其附錄 欽定改正
會典內節該末樂元年國王奏辨 祖訓條章
所載宗系 詔許改正嘉靖八年使者具言其
國王始祖姓諱之父乃李子春非李仁人也
照以所上宗系迭史館四十二年國王復以宗
系陳乞改正禮部請以其奏附錄於本國事例
之下 詔從之等因准此嘉靖四十二年十二

月內原差陪臣書狀官李陽原賫捧到 勅諭
節該咨爾朝鮮國王姓諱世篤恭順作朕東藩
屢以祖系陳乞釐正蓋恥蒙垢訾而惡於昭雪
情見于詞特允爾所奏宣附史館日會典之舊
文載爾祖之真派滌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
爾國皆知出於李子春而不出於李仁人也茲
降勅以示爾知爾其欽承之欽此先臣諱與一
國臣民歡欣感激奉表稱謝外竊詳 欽定改
正尚有未盡情節只錄國祖之所自出而不叙
四王終始使先臣諱蒙被惡名終不暴白於天

下在後世臣子之情愈有盱不能自已先臣諱
抱痛拊心欲復陳聞而尋居母憂致毀成疾齋
恨沒地此實臣與一國臣民之所深慟也臣欽
蒙 聖恩嗣襲前緒每念先祖之寃未全雪先
父之志未盡申憫憫遑遑亦有年矣臣竊伏惟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臣子有寃鬱悶迫之懇不
得不號訴於君父此天理人情之所必有臣若
銜垢蘊悶終不吐露於 聖聰之下是反自阻
於天地并育之仁臣所不敢為也臣竊照永樂
元年十一月內先臣恭定王諱將宗系事備由

具奏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欽奉 太宗文皇帝
聖旨朝鮮國王奏既不係李仁人之後想是比
先傳說差了准他改正欽此正德十三年七月
內先臣恭僖王諱將宗系惡名等情具奏該禮
部尚書毛澄等題稱李^諱得國改號皆出自
太祖皇帝之命 聖恩所授決非苟然且其不
係李仁任之後又已奉有 太宗皇帝詔旨許
令改正而一統志又明著王瑤昏迷李^諱為衆
所推等事與今所奏大略相符臣等欲望 皇
上念其好文守禮之國鑑其為祖辨誣之誠俯

從所請降勅一道諭以 聖意等目具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朝鮮國王誠孝可念還寫 勅
與王知道欽此正德十四年四月內原差陪臣
南袞等賞捧到 勅諭爾祖姓諱原不係李仁
人之後我 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
爾又具奏陳情誠孝可念特允所請降 勅諭
以朕意爾其欽承之欽此嘉靖八年八月內陪
臣柳溥等前赴京師聽知重修 大明會典將
乞查本國原奏及 太宗皇帝 武宗皇帝聖
旨內事理從實改正等情呈蒙禮部備題前目

欽奉 世宗皇帝 聖旨朝鮮國陪臣所呈本
國宗系事情既有節奉 祖宗朝明旨佾部裏
便通查備細開載送付史館採擇施行欽此嘉
靖十八年閏八月內先臣恭僖王諱又將乞查
前後辨明奏呈及節奉 聖旨事意詳加考校
備載首末等情具奏該禮部尚書嚴嵩等欽奉
聖旨皇祖大訓不敢別議該國奏詞并奉 列
聖明旨此後纂修宜附錄之仍寫 勅示王欽
此嘉靖十九年二月內原差陪臣權撥等賫捧
到 勅諭爾國數以宗系明非存仁人之後來

奏我 成祖及 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
矣但我 萬皇帝祖訓萬世不刊會典所載他
日續纂宜詳錄爾詞爾恪恭藩職朕方嘉爾忠
孝可無遺慮也其欽奉之欽此嘉靖三十六年
四月內先臣恭憲王諱具奏前情當蒙禮部覆
奏欽奉 聖旨移文翰林院該本院手本開稱
隨於史館查得前項事情已經采擇附錄等因
備咨前來准此 臣竊念臣之先世原出本國全
州遠祖翰仕新羅為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
十三代孫安社仕於前原為南京五千戶所達

魯花赤生子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祖孫三世世襲其職原季兵興子春避地東還是為先臣諱之父也李仁任乃本國京山府吏長庚之裔其祖珽年官至政堂文學父褒同知密直及仁任之身兄弟六人並列要劇勢傾中外而仁任積惡稔禍竟以竄死至於四王之事恭愍王無子陰將寵臣辛旽之子禰為己子養于宮中及恭愍為雙臣洪倫等所弑仁任當國立禰為嗣其子昌為世子至禰十四年有武臣崔瑩勸禰與師欲犯遼東督遣諸將先臣諱時為副將

亦在遣中行至鴨綠江以為與其得罪於上國無寧得罪偽姓以安一方乃與諸將合議回軍禰乃懼辭位以與子昌是時人心離散國勢岌岌然其黨與衆盛人無敢誦言廢之會陪臣尹承順回自京師欽奉 太祖皇帝宣諭聖旨節該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欽此有恭愍王妃安氏詢諸國論始黜偽辛立王氏之裔定昌君瑤權署國事禰昌父子皆為瑤所誅既而瑤又不君妄興弑戮國人憤怨相與推戴先臣諱請

王國事先臣迫於群情即具奏聞欽蒙 太祖
高皇帝命為國王賜國號為朝鮮先臣諱始改
名諱將王瑤便養私邸使終天年先臣宗系源
流及四王事迹備載臣之先祖先父節次奏中
固 天朝之所已察而其所以被誣之故蓋亦
有由先臣諱自與國政以來將仁任取為不法
一皆正之大為其黨所惡謀欲傾陷至有尹燹
李初之徒潛投 上國捏辭構語敢為欺天之
計以仁任宗強權重罪惡著聞指為其子則迹
涉疑似易眩難辨故誣之以此耳尚賴 太祖

高皇帝明見萬里二人俱伏其辜而祖訓所錄失
實如是者偶未及刑定耳厥後一統志之撰載
本國沿革而曰王瑤昏迷象推門下侍中李諱
主國事此豈非知 祖訓之未經刪正而明著
其實乎至於會典之纂則直錄 祖訓舊文初
不省 太宗皇帝准令改正之旨又不勘一統
志刪訛傳信之意目仍附著不為釐正其為寃
痛極天難窮故臣先祖先父瀝懇陳訴至再至
三幸蒙 武宗皇帝 世宗皇帝允請詳錄之
命恭頌續纂頒布日夜引領而近該 欽定改

正之條只是宗系一事而惡名之誣更不叙入且其所改者乃會典舊本非續纂新書也若異時新書頒布而舊典不行則深恐所謂改正者終歸於虛而先臣被誣之寃既無伸雪之日列聖准改之旨亦無徵信之地也此臣之所以冒瀆天聽而不自知止者也臣又念世宗皇帝聖旨有曰送付史館又曰宣付史館其改正一節正係史館之任况今方修實錄編摩微闡綽有成法如蒙聖恩許將臣奏通查臣父臣祖前後奏本內事意綴載實錄

不以外國而略之則先臣被誣之寃真得以昭雪於萬世矣伏望聖慈念列聖改正之命憐微臣累代之寃思宗系惡名之不可不辨特降聖旨令於新典實錄內明白開載則皇恩流浹不啻天地生成之德而微臣所以告于先祖先父者亦將有辭而無憾矣臣不勝祈懇屏營之至為此謹具奏聞

倭書契修答

孤以寡昧叨承先王丕緒夙夜祗懼不敢違寧乃蒙大王專使過海來致賀幣感戴不能勝

通來信使踵至深寄委曲修好之意可謂無間
慰幸實多但所示事皆我先王已定之制在
皇考所不敢輕改矧予小子安敢不遵而改之
乎大抵二十二人之給圖書固為無名而我
先王重違大王之請或曰其舊有圖書或取其
名付簿籍改給圖書並許接待弊邦之所待於
大王者不可謂不盡而大王之所施於彼輩亦
已勤矣今茲八人則我國書籍不見有接待之
名雖大王之不我欺而弊邦之典故又豈可盡
棄乎且彼皆大王之臣其命係於大王大王苟

能綏之以德震之以威豈不能革其奸心而防
其為變乎苟或不然雖弊邦之有恩命庸足恃
乎前既給二十二人圖書亦皆盡心於我國矣
豈不足以禁八人之為非乎如曰二十二人不
足以禁八人則雖盡許之亦豈無海面難制之
賊乎弊邦大小之議則亦有在矣為國以禮交
隣必義禮義之不愆則雖有意外之患君子不
以為患也固不可怵於利害而棄禮義之大防
又不可安於一時之姑息而枉施無名之章符
也以此之故貴使之來非止一再而竟不得從

高華集二
之也若菁浦開路事弊邦患海賊之竊發軫藩
籬之不固創寘重鎮防邊境上以圖萬世之安
近日兩國之間猜嫌不起邊圉永清夫豈少補
哉若使漁採之民舟交島嶼而或有織芥違言
則非兩境安全久遠之策也貴國常以來船風
浪之害為言此不思之甚也經涉大洋其遭風
浪也多矣苟人謀之先審而有以處之則亦可
以利涉矣豈有彼此之可擇乎况風浪之害固
不常有而設鎮保境乃萬世之策豈可以不常
有之患而壞萬世之策乎對馬島歲遣船事

先王特以貴國之故盪滌其徃咎而獎勵其善
意既為之加五隻復令自定其大中小弊邦之
待馬島亦無以加矣所當感戴之不暇而每憑
大王之使冀遂一己之利曾不自知其當止此
豈敦信締好之義而弊邦已定之規亦不可頻
改也船隻非造於庚午之後乃造於大明正
統十三年字樣刻在尺面非可誣也先王所
制之尺今不可裁損第念船制大妨於利涉貴
國之懇亦不可每違故自今勿用尺量只令對
馬島主任其騎坐之大中小明錄於文引給付

出來則當考其文引而待之此則寡人敬重大
王表以異數之報也望大王之更矚諸臣益篤
前好萬世無替兩國之幸也交鄰之道在於信
義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威迫利動則傷義而興
怨威迫則虧信而邀禍大王必不為恐喝譟張
輕棄信義寡人亦安敢以利誘威壓而怙末世
之好哉凡此云云皆肝鬲之要也惟大王察焉
古人論兵以直為壯假有漂洋送死之賊寡人
之邊吏已聞命矣豈敢貽憂於大王乎大王不
忘先王之遺言累書累使所以勤勤懇懇

邦者至矣寡人寧不知感只以所請數事不過
為臣子求便之計恐非貴國先王所以通好之
本意也至欲以陳情之從違而決通好之去就
則非所望於大王之高義也通好不絕萬世永
保非專為弊邦之計而墜先訓失鄰和亦非大
王之利也惟大王察之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并
惟照領

文昭殿議

古者天子事七世諸侯事五世世各為廟外為
都宮太祖廟在社昭廟在太廟之東穆廟在太

廟之西以次而南廟皆南向主必東向各祭於其廟則群廟之主皆東向以伸其尊合食于太祖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群昭之列于北牖下而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群穆之列于南牖下而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此其見於禮經及諸儒之說者然也秦漢以下廟制浸失乃為同堂異室之制以西為上而太祖居第一室子孫以次入附無復左昭右穆之列然其合食于堂上則太祖東向而子孫以昭穆南北相向焉此亦班班雜出於歷代史志者也原廟起

於後世雖非正禮而歷代公襲皆莫敢廢則固當依倣禮文以為規模亦不可率意苟且自處以非禮而不復求合於禮也今之文昭殿和漢之原廟是固出於世宗孝思之無窮而其間享祀諸儀率多循俗以盡事亡如存之誠矣然既為昭穆合食之規則亦當依古禮太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而目今見行位次太祖南向二昭二穆東西相向與古禮不同一時演定之意雖不敢測亦恐與前所謂昭取向明穆取深遠之意有未合也臣伏見大明會典內

太廟圖始祖南向而昭東穆西相向以坐竊疑此必高皇帝取其朝踐一節太祖南向之義立為一王之制者文昭見行位次亦無乃習聞中朝之事而摸倣為之耶祭從先祖雖古有言禮有未盡在所當改今者仁宗明宗理合同拊而殿內似狹位設無所議者遂欲於前楹之下增葺一架是亦不得已之舉也然若更援據古禮以正末失定太祖東向之位豈不益為宜當乎但或者謂殿內南北廣只三十尺若昭穆南北相向則陳設之外餘地迫隘難於周旋云其言亦似可疑然此小小節目豈無變通之術大統既正其餘特措置中一事耳伏願聖明留神省察斷以行之不勝幸甚抑臣又有說焉若議者以為太祖南向自先王以來未久之規不宜輕變則臣意以為拆動殿宇事體極重率然輕舉恐貽後悔不若拓展北壁通後退于殿內如今之宗廟之制則太祖神御正在兩楹之內而昭穆位次可以近北挨排明宗祔位將不患於無地之可容矣如此則無改作之擾有仍舊之安理勢至順更無可疑此

一說也亦願 聖明之留意焉伏惟 上裁
祥後冠服議

司馬溫公參酌古今之禮定為書儀而朱子又曰書儀折以古禮參以當時之法名曰家禮其意深且遠矣祥後冠服定之以黻色黻者淺青黑色則非其白色甚明矣丘濬家禮儀節雖有白布裹帽之云然無經據固不可從而五禮儀有白笠白衣者亦非先聖之制而或出於一時循俗苟且之意恐不可行也若必欲用白笠白衣則非但大違古禮其於時俗亦恐多有妨碍而終不合人情也前賢有言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臣之鄙意黻者是淺青黑色與今俗黑笠不大相遠則祥後着黑色鹿笠而服白色團領亦未害於古禮也伏惟 上裁

二主說

按家禮四時祭章前一日設位陳器條輯註朱子曰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云去嘗觀此註未解二主之義如何意是考妣二主而無所質問恒以為疑也今年夏金晦叔訪余語及二主之說曰尋常看得二主如何余曰意以為考妣

二主然亦未知果何如也晦叔曰有以二主為
祀版及影者謂其說出於退溪云觀家禮既以
置影為非禮則恐其說不然也余亦以晦叔之
言為然而心竊疑之即檢家禮再詳其註則更
疑退溪之說為當余謂晦叔此註見朱子大全
徐當考之以承誨叔既去仍檢大全集得答
劉平甫書則乃其註元本也書曰承詢及影堂
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
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祀版又
有影是有二主矣云云又曰泥古則濶於事情

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
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云云而
自註曰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又曰所喻
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
安云云詳此曲折則二主之為祠版及影審矣
蓋宋時士大夫不曾立廟故溫公書儀只以影
堂言之而祠版是依神之物影是生時所寓之
真二者皆當時所奉故書儀註既稱祠版又稱
影也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家禮改稱
祠堂而神主乃伊川義起之制當時亦不曾通

行故朱子大全問答書中亦皆只稱祠版焉夫
既有祠版又有影是為二主雖非古禮而俗禮
如此亦不敢廢之則必當為酌中之制以適古
今之宜故謂宜奉二主以從之又謂留影於家
奉祠版而行則不可也但此註引此書不全故
使讀者不及致察而有疑也乃瞻其書元本
將以遺晦叔適閱中庸或問論昭穆章通考註
臨川吳徵曰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補之宗
子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
版之類也云云其說偶與鄙見相符而謬誤實

深不知古人亦何以有如此見解也其以二主
為考妣之誤與鄙見不異而其下云云者尤有
所不可通夫考妣之精神既散故立主以依之
者欲為萃聚於此也若朱子所謂二主常相依
則精神不分云者謂祠版與影常相依則精神
不分也今日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
則考妣之精神又如何其可載而與神主相依
耶且祠版與神主名雖異而實一物但其制有
不同耳今日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則其考
之亦不詳矣吳氏元之大儒世有尊信嘗著禮

記纂言尤以禮學名家其所見有如此之失信乎理之未易窮而學之未易明也而况世之學者不能深究聖賢立言之旨偶取後來傳註之說以為不可易而強肆鹿辨者其可不監于此而戒之哉曰併識其說遺晦叔

移心法說

心可移乎曰可何以移之曰敬心果何物而敬果何事乎曰心也者主於身也命於物也蘊為性而發為情也圓外竅中者心之體也神明不測者心之用也其出入也乘氣機而動或天而

飛或洞而淪焦於火而寒於冰其變有不一焉敬也者主乎一也一者何無適也無適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心之動也不囿於物而循乎性也循性而動則有以宰乎變有以宰乎變則其不一者自能一焉心猶舟也敬猶枕也舟之在波濤枕以運之心之在物敬敬以移之也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今日移之無乃爽乎實而戾于辭乎心豈如一物可移者乎曰心固非如一物有形者似不可移也然心是箇活物光明洞徹萬理咸

備轉移之機在我而已有何不可言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可移之謂也
豈終不可移乎曰然則子之言於張公諫教李
畋之法何如曰張公所言有近禪學處而其言
太略其理有未盡吾得以申吾意作移心法說

郎署上疏

天下之事蓋有衆人所共知人主獨不之知者
此莫大之患也然衆人所知而無敢言之者則
人主固無自而知之其勢亦末如之何矣若夫
以衆人之所共知又有敢言之者而人主聽之

若不知雖或知之而不為快斷則其為禍可勝
言哉臣等伏見尹元衡以陰狡禍賊之資濟之
以貪饕食凶暴之行顛制魁柄蒙植自恣其犯分
壞禮戕國毒民之狀擬諸前古極其所無舉國
之人絳舌腐心莫敢相語 殿下深居九重之
上豈得以盡知之哉惡積罪貫天人交譴一朝
公論上徹 睿鑑蓋欲救數十年深痼之禍而
盪摩之其機關亦已大矣自朝廷之士以及閭
巷之民咸謂 殿下必赫然嚴斷以正其罪竊
竊踰旬尚闕俞音輿情益鬱道路顛闕臣等未

知宗社之終至於何如也元衡罪惡之實兩
司及侍從已盡論列其小者不敢毛舉以恩
聖聽其大者則亦不敢不重陳而極言之以冀
殿下之一悟也元衡地屬肺腑任居台府威勢
張王臣僚疊懼首亂綱常以妾為妻此實人倫
之大變而在廷之臣無敢言之則其威福所由
來者漸矣焰焰之欲上燎不已至於圖婚王孫
則包藏之術何可測也賤妾擅入宮禁私門
躬設膳夫而連姻逆類為之收叙則無君慢上
之罪至此而無以加矣宮掖之間媵御之流無

不交通厚施結為耳目殿下之一動一靜一
語一默無不伺察則其為心亦慘矣閭帥邑宰
盡出其門競為豺狼噬食小民苞苴輦載餽遺
不絕伴倘遍於八道田庄列於海濱軍民之攸
耗逋逃之所萃監司不能糾其奸奴隸無不肆
其毒標掠子女荐掘冢墓甚者殺人無忌莫敢
誰何廣起第宅窮極宏侈棄人臧獲以實其中
而籠權市肆責督驛官日以漁利為事計其所
積之厚不啻國帑太僕寺路馬之閑而喂其私
馬文憲堂養士之所而棄其典隸甚至山陵

事棘之際勤要公家之車軸以為私役其茂公
干紀者為如何而賚制君父陵偏殘忍之事則
尤不忍道也臣等歷稽載籍為人臣而有如此
罪惡未有得脫於王法者伏觀 聖批或以為
元衡自己之事或諉以元衡所不知律設大法
以制兇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皆其自己之惡
也惡在於心則 宣於言見於事而凶于國此
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漢誅梁冀收其貲
財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
以業貧民而郭解之客為解殺人而解實不知

當時以為其情甚於解知之遂族解人皆曰不
知猶且不赦况縱奴以害無辜之民乎罪惡如
此而只以遞職之罰當之此人情之所以恟恟
而致疑於 殿下之未燭其奸狀者也且 殿
下之不忍施法於元衡者以其 先后之同氣
也以其有衛社之功也是則 殿下之盛德亦
可謂至矣雖然罪大惡極之人不可以親故而
私之亦不可以功故而容之末減其律擬之以
按畀尚有餘憾况以杜門謹慎之 命戒其未
然抑塞其禍心而杜他日朝廷之禍乎漢文帝

之薄昭也親則太后之同氣而亦嘗有代來之
功及其有罪不以此而撓法焉我先王之時
優待勲臣不為不至而李叔著柳子光得罪流
竄後齒不返至於申漣則成廟不貸而加刑
是豈非殿下之所當監乎元衡當國二十年
剽猾刻薄百官慄慄常如兵在其頸國家厲
階皆由此生臣等竊以為不去元衡則宗社
之存亡未可知也三司抗章論啓而殿下
尚循私情不能斷以大義臣等忝在郎署目覩
群情怫鬱愈久愈激竊不勝憂君憂國之心敢

陳公論於殿陛之下伏願殿下深思快斷焉

又

伏以王者奉天無私以行其道故人心服而國
家安苟或循私拂天以失人心則國家之危可
立而待也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其離合去留
間不容髮可不畏哉臣等伏見尹元衡窮克極
惡之狀發於公論者彌久彌彰按律無法而
殿下特以優功宥親之心尚靳禦魅之命使人
心日以鬱公論日以激竊恐國家之禍自此而

難救也 殿下方在哀疚之中 王體愆和聖
慮勞煩丁寧之教屢形於 睿批臣等不勝憂
悶而猶欲冒瀆 紘聰覬回 天心者誠以循
私拂天之禍終有所不可言者也 殿下若能
廓然大公奉天滅私以順人心使上下相安則
其於節適順頤之術亦未必無補也 元衡罪惡
殿下亦已洞照而難於快斷者至於此極無乃
傷無私之德而累不吝之明耶罪惡之實難徧
以疏舉而至於擇嬪之時作隱之事則其陰譎
慘毒之心為如何哉盤締姻家知其有疾而強
欲配之元良是徒欲終窮國柄而勒絕統嗣亦
不恤之此則得罪於 祖宗 殿下安得復諉
以勲戚而不正其罪乎元衡濁亂 殿下之朝
廷割剥 殿下之民庶以蠹 祖宗所貽之基
業而猶為不足益肆奸術將無所不至其為罪
又何如哉漢之田蚡欲請考工地益宅武帝謂
之曰遂取武庫蚡迺退元衡侵奪軍資監地而
不以請於 殿下放縱無忌甚於田蚡其不棄
不饜之欲此足以見之也一國之人為其所侵
奪者何可勝紀訴寃之牒駢集於臺憲逋隸之

高峯集
訟競歸於秋官而積恐之餘輿情憤痛囂囂罵
辱者百十為群甚者或發剝剔之言噫元衡之
為國人所共棄者亦可知也 殿下雖欲曲存
息貸其如國人所共棄何元衡自東郊潛乘有
屋轎夜入城內蹤跡詭秘莫知所適此乃程元
振衣婦人之服之計其狡猾不亦極乎昔在
中廟朝斥逐金安老之際猶以安老姦譎莫測
即命義禁府執出門外况以元衡之凶險徘徊
近畿乘夜出沒其所包藏實為難測 殿下何
不致念於此耶以國人之所共憤則無不欲食

其肉而寢處其皮 殿下縱以熱戚之故而不
能明正其罪亦宜亟施竄謫之命以洩國人之
憤可也 一牢拒公論至近一月而不之斷焉
臣等深恐人心離而天意絕禍亂斯作而終不
可救也臣等忝在郎署目覩禍機不敢舍默更
瀆 天聽伏願 殿下留神快斷焉

辭赴京使疏

伏以臣受氣甚薄疾病易生自少恒苦疲倦勞
頓之證呻痛蓄湮稍無寧日筮仕以來病根愈
綱乍作乍止醫治無術雖復貪戀 恩榮黽勉

從仕而筋骸駑緩終不能自強焉前年十二月
日臣見任大司成舊疾彌劇決是不堪從宦遂
以病辭遽為上護軍臣以繫官調病公私交有
所妨乃於今年正月更以病辭蒙 恩解官臣
即扶曳南歸獲抵田里思欲休養精神蠲除憂
惱庶幾其終得不廢而比數於 聖世之一氓
也四月二十日間成均館丘史下來曉臣以復
為大司成臣以病未得安勢難前往而身在遠
外非如在京之列其於呈辭亦有所難敢將私
懇通于僚案欲望將臣病未赴上之故入 啓

改差因以謝遣丘史厥後寂然一無所聞臣安
謂必已見遞而近者始聞尚未得遞臣見事踈
謬不即引病陳疏自乞不肖之身而使國學長
官久虛其位臣之罪大矣恐懼蹶踏無以為計
方竊屏伏以俟彈劾之至今者又伏聞以臣差
赴京使臣當 賀 聖節者臣聞 命震駭
罔知攸措臣以積病尚未瘳勢不克祇赴臨事
窺避邇有常刑臣之罪固不容於竄殛矣雖然
臣之私義亦有難立於百官之後者非獨疾病
為然也其事之猥瑣本不足塵瀆 天聽而亦

不敢有隱於 聖明之下也臣天賦樸愚輕肆
言語觸忤相臣招尤速恐猜阻之跡已著排狼
之機亦露人言籍籍道路流聞臣雖無狀心竊
恥之故謹已引咎省愆奉身退避以為自此之
後或不為當路之所狠怒焉今若冒昧寵命更
為彈冠結綬之計則深恐有害於義而重貽異
日之禍也臣是以彷徨狀迫無地自處敢以疾
病之實仰頌 聖聰伏願 殿下賜臣罷免仍
命放歸田里使微臣獲安愚分於畎畝之中以
保螻蟻之餘生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狂妄僭
率死有餘罪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于冒 宸嚴臣無任戰慄俟 命之至臣大升
昧死謹言

又

伏以臣於本月二十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節
該豈可輕退調理上來事有 旨臣昨以疾病
侵凌蹤跡孤危冒貢封章乞賜放黜情迫意切
忘其僭率既而省循震懼實深方且計日以竢
竄殛不謂 殿下天度舍容 聖恩溥博雖未
開允亦免譴訶臣聞 命感激涕泗交頤臣固

當昇疾登途以膺 寵命第自頃日以來羸悴
摧殘比前尤苦傷暑患瘧鬱熱爛肌新痾舊瘵
無所不有忖臣氣力恐不堪畫日起發而國學
長官曠闕已久 聖節使臣行期轉逼此在朝
議必有處之之事然於臣心豈遑安處臣俯揆
私義仰存 國體須至剝肝瀝膽再觸 天威
瞻顧彷徨不知所措伏念臣之危懇已具前疏
不敢重有塵瀆以恩 聖聰而區區私義亦有
不容苟止者臣嘗伏讀朱子之言曰仕所以行
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

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
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程叔
子之言曰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
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
效惟今日冒死為陛下陳為臣去就之義覬望
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臣安竊以為前賢垂
訓炳如日星後之儒者所當勉慕企及而不能
已者固不可以已之不肖而不自盡也臣之無
狀雖不敢自附於儒者然亦嘗與聞長者之餘
論究觀聖賢之遺則矣何忍棄義忘道以自媚

於世乎世不我容而乃欲拘攣跼促以為持祿榮身之計則不亦可羞之甚乎是以為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以保餘生庶足以下全素守上禪 聖明過此之外更無可為者伏願 殿下諒臣情惻恕臣狂妄 亟賜罷免仍 命放歸田里則臣雖老死林壑亦有榮矣臣跡涉 遲慢死有餘罪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不勝幸甚 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 軒 擇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臣大升昧死謹 言

大司諫辭

以下皆公自稱
故文多不屬處

臣曾忝史官日月頗多家藏史草研當劃即修納而怠惰因循迄未修納方俟贖罰之來而遽有本職之除言責之官上匡一人下糾百僚其任極重豈可負罪冒處乎頃者史草定限之後或有未及修納而為臺諫者引嫌而退輒請出仕事甚苟且公論不以為善也况臣緩慢如此無狀極矣勢不可在職請速 命適

都司迎慰使辭免

臣稟氣虛弱素多疾病從仕不得下鄉調護前

年五月左脚攣痛顛仆不起累月將息稍得差
歇秋冬間時或發作調治無策今年四月蒙
恩上來問諸醫官再度針破後舊證頓除更無
他虞日漸寒冷脚痛復發騎馬出八一脚徧虛
常恐墜落勢難從仕至為悶慮而以都司迎慰
使差下當往義州遠途驅馳決所不能辭官調
理庶免廢疾臣職本差

大司成辭狀

素多疾病退家調理數年之間荐蒙 天恩累
授職任蟻虱微臣感激難容而併緣病未差復

不得上去謝恩日夜憂悶今大司成除授自冬
及春疾病憂患相續不斷形骸委頓心氣耗散
其勢決不可從仕國學長官久曠未安尤為殞
越本職適差詮次狀 啓

副提學辭狀

臣於四月二十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以爾為
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上來事有 旨聞 命震
駭罔知攸措臣以積病難瘳退伏田里庶幾優
游將息少見完復忽蒙 聖恩特與收錄處以
講官之重非臣愚分所能堪任固當奔走赴

闕陳謝覲免臣本以疾病纏身難保朝夕適於
去月二十六日猝得嘔吐喘痰交激連夕痛苦
氣力漸敗加以攝養失宜輾轉益深自聞 恩
命以來感激惶惑心熱熾發精神眩瞶如醉如
癡不自覺知調治差復似無期度而論思長官
不可久曠非但臣之私義極有未安其於國家
事體亦為不便臣今授副提學職名伏願 聖
命適差

再辭狀

臣於去四月二十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以臣

為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乘駟上來事有 旨臣
適會有病不任起發已具狀 啓乞適本職去
後臣又於本月十四日祇受書狀勸該經帷之
長未可輕適斯速調理上來事有 旨臣以草
野孤蹤蒙被 寵渥至於此極感激殞越罔知
所措固當奔走上道以謝 恩命而臣前日所
患稍幸調息臣素有孿惡之證時時發作今五
月初左腿連腹皮骨之間忽若拽繩隱隱切痛
或一日而頻發或間日而乍發當其發時筋脉
卷感骨肉飛動至於一身偃仆委頓有如中風

久而後定則神氣痿縮手足解弛不能自持唯
思卧睡證候異常莫能測識療治之術無所措
手或差或劇或死或生只待天命徒自悶迫運
身登道前赴 闕下固無期日經帷長官責任
非輕不可一日而虛以臣之故累朝虛位尤為
憫迫臣曾授副提學職名伏願從速 命適庶
令微臣獲保餘生

大司諫辭免

古之人主設諫諍之官者非直為觀美將以廣
聰明補弗逮也必擇其人而授之重其禮以待
之雖或有在立逆耳之言亦未嘗不虛受之也
是以為臣而居是職者亦必有平素之行見孚
於主忠實之心能格其君故言發而道協謀陳
而事從上下相得臣主並休豈不羨乎今也不
然諫爭之官殆為虛設擇之既不慎待之又
不重事多不言言又不盡如是而欲望繩愆糾謬
以成治化豈不難哉謂宜慎擇其人責其盡言
然後可以下無隱情上無過舉也臣性稟虛薄
蒙習偏宕雖薄有技藝而實乏行檢已既寡得
人不取信濫躋通顯嘗懼不稱衣冒本職尤極

兢惕揣分量才決是難堪若或貪戀寵榮苟
然冒居必將貽辱朝廷失顧命適巨職以授
可堪之人

擬下故院批

藐予冲人越在閭閻無所聞知惟我一皇考明
宗大王深惟宗廟社稷之計實有托付之眷
天之不弔降劄斯亟惟我聖母王大妃克遵
遺旨以予八纂大統俾守祖宗艱大之業予以
寡昧慄慄危懼春冰虎尾如涉如蹈率賴慈
聖淑慎之資微懿之德權同聽斷丕釐庶政以

順人心以答天意至於先王之所欲罷罷而行
之者次第紹述將見生民安業邦國無虞予小
子承荷厥成庶免于戾乃於今年二月二十四
日伏蒙慈教以變異非常警揚引咎遽發撤
簾之命軍國機務委予獨斷予小子惶駭憂
迫若無容措懇辭固請未見察允此雖慈聖
謙恭冲挹度越前古之羨而予之彷徨無依之
懷何可云喻矧予涼薄既無所承一日萬幾寧
無不逮茲欲益虔益礪修身任賢庶不替祖
宗無疆之休大小臣僚其亦體予至懷各勒乃

職同底于理惟爾政府曉諭中外

論文昭殿劄

先王制禮循天理酌人情以為之節文語其常則衆人皆可與知語其變則非詳究制禮之本意不能識也我世宗大王創立文昭殿其教有曰太祖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百世之後神宇不勝其繁可繼可述不亦難乎肆命禮官參酌古今宮城之內改建寢殿仍號文昭殿後代奉祀無過五室所謂五室者指太祖及四親此禮

之常也若後有難處之事自當變而通之豈可拘哉朱子謂兄弟傳國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此為禮之正法而又謂熹之所擬一準先儒之說也固知未必可用云云蓋以古今異宜容或有難處故也今我國家宗廟之制兄弟同昭穆共一位此雖禮之未失而漢唐以降循用此法未之能改今豈可率爾輕改乎若於宗廟不能行兄弟各為一世之法獨欲變之於原廟則一國典禮豈有若是之相戾乎此固不可也繼統之君初當合食於

太祖若為別廟以奉之是欲降殺於至尊在臣
子所不忍為也且兄弟相繼雖共為一世而其
便同父子之義則固自若也此乃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豈可以私意小智有所親踈於其
間耶今者文昭殿之議紛紜不定迄未得至
當之歸為國以禮安有若是之舛乎大臣當初
增修之議乃據禮通變不可易之說也第以拆
動前殿事體非輕功費之廣力役之繁亦不
可不慮故物情咸謂若修舊殿而處實得宜則
其規制雖或稍異於前日而禮之大體自無所

妨則可以不改作不日循而交得其宜也不意
或者無經遠之識昧禮文之本托於世宗寶
訓欲守五室之制而不知終不可行不亦誤乎
大臣禮官自合堅守正法其間處實稍加變通
可也眩於雜議流於俗論乃為分半作隔之規
國家奉先之禮詎有若是之苟乎商度禮文濟
以時宜不可不變而從正也後寢必當增建
一間前殿則寶座床榻揆宜改排而器皿之
侈大饌品之猥褻者亦須稽合先王之規務
循前聖之說則庶幾不戾於古而自宜於今也

如是而勢或有難通者則前後退亦可通排而
處之也苟或不採衆說之長而只執一偏之說
則是舉古今之禮而盡棄之也烏乎可也請
文昭殿後 寢增建一間前 殿奉安之規更
令大臣議定

周宣遇旱論

論曰災與祥天子曰非也人乎曰非也非天非
人孰之曰天與人交與之人不感則天不應
也曰人之感也乃何曰善與惡也天之應也乃
何曰災與祥也災祥之應善惡之感也曰人有

善而天降之災人有惡而天降之祥是理乎曰
非然也天無心氣之運也有醇醜人有為事之
著也有吉凶無心者本於自然故可有以感之
有為者求其當然故可致其應焉有以感之則
氣之醜者復其醇致其應焉則事之凶者轉為
吉復其醇而災可消轉為占而善以積善積而
惡祛災消而祥至斯固天人相與之理乎臣嘗
讀雲漢之詩而有感焉若宣王者其知天人之
際乎天茫茫然寒暑焉雨暘焉若無與於人也
人藐藐然動靜焉生死焉若不接乎天也而人

之疇為未始不感于天焉天之疇為亦未始不
應乎人焉盡其心有以感之者人也監其事無
不應之者天也夫天之氣有陰陽氣之運有五
行五行異性四時異序相摩相盪相兼相取如
輪如機有翕有闢萬變不窮無端無倪故其氣
也或有所不齊陽亢而陰愆則暎陰縱而陽滯
則澇暎之極也八年而七旱澇之甚也十年而
九水以堯湯之聖而有不能免焉以堯湯之聖
焉而不能免人或以為天不應也以為天不應
而怠且肆焉嗚呼其果然乎其果然不然乎氣有

變而理無闕氣有變者或然之數理無闕者一
定之妙執或然之數而誣一定之理不可也人
之生也稟天之氣以為形受天之理以為性形
吾同氣也性吾同理也氣同故善惡之感無不
應理同故灾祥之應無不定此理之常也氣雖
無不同而或有順逆制合之異故天與人或爽
焉然而其卒也亦未嘗不復乎常也則理無不
同而氣亦無不同焉理無不同而氣亦無不同
則人可以感焉而天固無不應也感而能通應
而不差則人固妙乎天而天亦協乎人矣若宣

王者亦可謂明乎此也當其嗣服之初也王室
卑也諸侯釋位也天下若綴旒也烈未盪而亂
未撥也天降喪亂飢饉荐臻則為宣王者當如
之何身不欲安而側焉是事行不欲惰而修焉
是急其遇災而懼欲消去之者至矣觀其詩曰
何辜今之人曰寧丁我躬曰先祖于摧曰胡寧
忍予至於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
其寧其所以畏懼之甚者可見也不以堯湯之
不免而自怠不以氣數之或然而自肆盡其在
我之誠而期有以感之不求必於上天之應而

天果應焉宣王其賢矣乎蓋天也人也一理也
一氣也人之有心理氣具也理乘氣以動而七
情出也動於一心之微而參乎天地之間善惡
以類應也人戒則懼懼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善心生則積以充之可以感乎天也可以
化乎人也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太戊以桑
穀而興武丁以雉雛而隆皆是物也忘善則惡
心生惡心生而逆於天也恃於人也身之危也
國之喪也桀紂幽厲之不能免其殃者亦是物
也使宣王而憤於理以為陽亢而曷適然也

天曷故焉側身而懼無益也我有命焉云爾惡日積而天益降灾灾之極而殃禍逮之矣其能有中興之盛而終為周室之令王乎然則遇灾而懼則天之降灾也祥也非灾也遇祥而遠則天之降祥也灾也非祥也灾祥之降在乎人之應也為如何而灾興祥非天也非人也乃天與人交興之也先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灾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其可謂不然乎後

之人君不知此理其於灾祥之來邈然不以為恤焉國家喪也無日也實乃宣王之罪人也可不戒哉可不懼哉臣謹論

論困知記

羅整菴困知記世多尊尚余嘗觀其書閱博精邃頓挫變化殆不可測其涯涘試提大槩則推尊孔孟程朱為之宗主援摭易詩書禮以張其說而又能躬探禪學而深斥之其馳騁上下抑揚予棄之際可謂不遺餘力矣世俗悅其新奇而不究其實宜乎尊尚之也然愚之淺見竊嘗

以爲羅氏之學實出於禪學而改頭換面文以
聖賢之語乃詖淫邪遁之尤者使孟子而復生
必當聲罪致討以正人心固不悠悠而已也記
凡四卷益以附錄無慮數萬言其間豈無一二
之幾乎道而其大綱領大根本與聖賢相肯不
啻百千萬里之則其學之邪正爲如何哉其書
所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及理氣爲一物及良
知非天理云云者皆與聖賢本旨舛錯謬戾此
不須更辨而其出於禪學之實則不可以不辨
也整菴自言官京師逢一老僧聞庭前栢樹之

話精思連朝攬衣將起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
體云云此則悟禪之證也後官南雍潛玩聖賢
之書研磨體認日復一日年垂六十始了然有
見乎心性之真云云此則改頭換面文以聖賢
之語之實也此之分明招認固不可掩而又有
其論道理處尤顯然而不可掩者焉記上第五
章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
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用也精微純一
性之真也釋氏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
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

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
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
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
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
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
可識矣顧乃自以為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
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
人云云以此一章觀之其學之出於禪學者益
無所遁矣夫心之虛靈知覺乃理氣妙合自然
之妙而其或有不能然者特以氣稟物欲之蔽

而失其正耳人苟能操而存之不為氣稟物欲
之所累則其虛靈知覺之妙固自若也非如釋
氏之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然後心始虛也
又非如釋子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然後心
有知覺也又非如釋子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然
後心可謂之神也此與聖賢所論虛靈知覺者
同耶異耶其亦不待辨而可知其非也且既曰
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而繼之
曰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然則聖
賢之論心亦與釋子無異致耶離諸相契虛覺

而洞徹無方者乃釋子之作弄精神滅絕天理者也今乃欲與聖賢之論心者比而同之其可乎其不可乎又曰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可識夫欲適越而止其轅終莫能幸而至焉今乃欲據釋子所見之及而向上尋之以識夫帝降之衷吾恐其如北轅而適越終身俵俵竟無可至之日也整菴之學初既悞禪而後觀聖賢之書以文之故其言如此殊不知儒釋道既不同而立心亦異有如陰陽晝夜之相反焉可據彼之見而能為此之道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固認氣為理而以心論性也整菴實見之差實由於此故理氣一物之說道心人心性情之云亦皆因此而誤焉蓋既以理氣為一物則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屬理氣故其為說必至於如是而整菴之所自以為向上尋到者亦不過於佛氏所見之外知有理字而其所謂理字者亦不過於氣上認其有節度處耳整菴所謂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者正是此病也雖其為說張皇焜耀開闔萬端而要其指歸終亦不出於此矣且整菴每自

謂至當歸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夫既以理氣為一物矣而又以體用為二物焉併引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證體用之為二物若曰道是體神是用而道與神為二物則理氣果一物乎理氣果一物則道與神又何以為二物乎整菴又以心與性為體用之二物心與性既是二物則與理氣為一物之說不亦矛盾之甚乎整菴又論良知非天理而云知能是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然則天理在妙用之外而妙用者無與於天理乎夫天理之在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此心之所以統性情而其未發者寂也體也其已發者感也用也然則愛敬者為未發耶已發耶知能雖皆心之用而有真妄邪正之分固不可皆指以為天理矣若加一良字則乃本然之善豈非天理之發乎今以愛敬為天理而以良知為非天理愛敬與良知果若是其不同耶且以知能為心之妙用而不察乎真妄邪正之實則尤不可佛氏之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說正坐不分其真妄而皆以為妙用之失也昔有問於胡

文定公曰禪者以枯槌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
以此為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
是妙用處以此而揆諸整菴之言其是非得失
亦可見矣整菴嘗論宗果以為直是會說左來
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余以為整菴
之狀宗果者乃所以自狀也噫道喪學絕世俗
何嘗知此意思見余之論必以為笑不謂之狂
則謂之妄也然余亦豈欲必信於世俗而與曉
曉者相競將以俟後來之君子甫同志之士幸
相與諒之

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論

論曰道何在乎曰在乎天地道何著乎曰著乎
聖人道何寓乎曰寓乎六經天地道之所在也
聖人道之所著也六經道之所寓也吾欲求道
又烏乎求之曰求之天地天地吾不得而知之
也曰求之聖人聖人吾不得而見之也曰求之
六經求之六經而道可得乎曰可然則以何為
始曰昌黎韓子有言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
子始此其準的也夫道之在天地也隱於未象
未形之先而行於既象既形之後體用一源也

顯微無間也推其妙則冲漠之無朕也究其至
則聲臭之無物也混淪磅礴於窅然頽然之間
迎之而不見其首也隨之而不見其後也道之
在天地者吾固不得而知之也吾既不得而知
之而以為道在乎天地者不亦罔象之甚乎唯
聖人者肖天地之類合陰陽之德其一動一靜
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則聖人者天地之心也
一團天理具於形骸之內而天地日月四時鬼
神有所不能違道之著於聖人者不其然乎雖
然聖人不世出自有生民以來能有幾聖人哉
聖人之在斯世其形骸之滋息於氣化之中者
亦將隨化而游散則聖人與不可傳者亡矣喪
矣又何從以見道之著而求之耶聖人之心通
乎天地聖人之言壽之六經聖人既沒而其精
神之不死者固昭晰於六經之中則求道者以
聖人之不可見而求諸六經者其亦不得已焉
耳矣而韓子之說又知是何哉曰聖人之道如
天馬天有日月星辰皆舉之矣聖人之道如地
焉地有山川草木皆舉之矣指天之一星一辰
而謂之天可乎曰不可指地之一草一木而謂

之地可乎曰不可然則指聖人之一端而謂之
聖人其亦可乎曰不可人之觀聖人而不能盡
識者猶其觀天地而不能全觀也其求之六經
者亦奚以異於是聖人之能該於萬事聖人之
蘊布于六經求其道者豈能全觀而盡識乎求
其道而失其要於是乎有異端之學焉學聖人
之仁而流為蕪愛者墨翟是也學聖人之義而
徧於為我者揚朱是也老子之學是揚朱之所
自出而莊子之學又合揚朱墨翟而一之者也
道術之為天下裂又矣各自以其學為學而昧

於聖人之道兼愛之禍至於無父為我之弊至
於無君無父無君禽獸之歸而不自知焉孟子
以命世亞聖之才上接曾思之統而得其宗其
學以知言養氣為主其道以性善仁義為極距
揚墨之說閑先聖之道以放淫辭正人心為已
任使世之學者知宗孔氏而崇仁義貴王賤霸
則其功比諸抑洪水驅猛獸而與之同豈不偉
哉一篇之中千變萬化皆從心上說出無非所
以發明聖人之道而左右乎六經則聖人之有
孟子指身之有目也六經之有孟子猶網之有

網也夫如是則韓子之說豈無所見而然耶况
乎韓子之時則老佛之害非但揚墨而已也植
根之固而流波之漫所宗而師之者下乃公卿
輔相天下之人賀賀焉溺於其中而不自覺正
路之榛蕪而聖門之蔽塞又有甚於孟子之世
也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
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道德仁義不求於
聖人不即於人心而徒以是煦煦子子者擬之
於影象聲似之間將使生民之類晉為夷狄禽
獸而莫之救也此韓子之所以為憂而常推尊

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者也故其言有曰道揚
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
潢以望至於海也而且戒學者之必慎其道也
以此而求之韓子之意不亦善乎曰然則韓子
之道亦可以繼孟子之道而能有發於聖人之
意耶曰謂韓子為能繼孟子則不可而謂韓子
不知孟子則亦不可也韓子為能知孟子故嘗
曰孟氏醇乎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也而韓子
之學擇之而不精也語之而未詳也雖能著衛
道之功於一時而不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則

其可謂能繼孟子而有發於聖人之意乎抑韓
子之此言意固善也臣則竊以為未也臣請繼
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四子始而求觀四子
之書者必自程朱始臣謹論

倪仰亭記

地之凝形於太虛空者特一塊之物耳其播之
而為水其濤之而為山者又自流且峙於一塊
之中也人也命于天質于地而游處於山水之
間其目之而可愛耳之而可悅者又似造物者
天助而供奉之也然而求其游之適而不詘於

吾之耳目則必凌峻阻出眇莽然後有以得其
全焉若曠然數百里山也水也爭效奇呈異而
吾乃坐乎一丘之上撫而有之則其為游之適
也而樂之全也果如何哉今完山府尹宋公作
亭於其居之後斷麓之顛名之以倪仰向野謂
遊之適樂之全者固無以他求為也始公之先
祖有諱某者年老退仕居于綺谷之里子孫因
而為家有老松堂舊基自綺谷北行不能二三
里得小洞負山而抱陽土肥而泉甘有一區之
宅公之所新築也名企村企村之山盤紆蒼鬱

其峯之秀麗者曰霽月自企村穿霽月之腰轉
以北出則山支稍迤向乾維而蹙勢如龍垂龜
昂蜿蜒然跂跂然者即亭之所在也亭凡為屋
三間駕長椽探倍於楹故視其中端豁不正而
其廉隅翼如也虛其四面而攔檻之檻外形
皆微墮而西北隅尤陡絕屏以密竹蕭摎蕭蔚
其下有村曰巖界以其麓多石而嶢削故名之
東階下因稍迤之勢廓之構溫室四間繚以周
垣植以佳卉而充之以書史循山脊以運于左
右谷長松茂樹蒼瀧以交加亭之履地既亢爽
而竹木又回擁之與人烟不相接迥然若異境
憑虛以望則見其清泠之扶突兀之勢纚纚乎
其宛轉踴躍而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以相之
也山之自東而來者至霽月而峙其偏支按衍
蟠屈西臨大野窮於三數里間者凡六曲而亭
之麓左控右挹景夭矯而軼出自東北而馳迤
遷於西南數百里者巍峩騰踔巖巖週遭於呀
嶕嶸攢蹙奔迸而巖危石醜偃蹇雄踞者龍龜
山也趾蟠頂尖端重踈立者夢仙山也若瓮巖
也若金城也龍泉也秋月也白巖也佛臺也修

緣也湧珍也魚登也錦城也衆山或如困倉或
如城郭如屏如防如卧牛如馬耳排青掃黛浮
眉露髻參差隱見縹緲明滅烟雲之開闔草木
之榮落朝昏異態冬夏殊候而畸人之巧騁術
烈婦之巧成節尤使人遐思而末想也水之源
於玉泉者為餘溪正帶亭麓之前漣漪澄澹不
渴不溢洋洋悠悠去而若留跳魚撥刺於夕陽
宿鷺聯拳於秋月而源於龍泉者至府治為白
灘屈折橫流汨潏滄洄與餘溪并行過牛鳴地
合流西去其發於瑞石者則從其左 三曲之

昧者不知也君之巧謂藏者得無藏者得無
春造化迹也造化無心付與萬物而不為私焉
然猶不可得而藏也况乎功名富貴之隆珠金
穀帛之饒物之巧易壞而人之巧可爭者乎其
焜耀堆積曾幾何日而化為浮塵蕩為冷風者
乃倏焉忽焉不足以控且搏也向來巧為勞心
苦骨惡營而務攫者一朝而至於此不亦可悲
也哉而又奚以藏為君曰然則奈何余對曰聞
之晦庵先生嘗論人性之四德而引天之四時
以證之其說曰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

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蓋天也性情雖有元亨利貞生長收藏之異名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性情雖有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殊稱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人苟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反求之則春之不可藏者固未始不在於我矣於此玩之以盡其心焉則亦庶乎其可也否乎君曰唯唯因次之為藏春記

光州鄉校重修記

嗚呼道之喪也久矣自三季以還尚有聖遠言

兆朕者歟僕亦愛其溪山之勝而繫官在朝不敢引身癸巳歲適職還鄉始縛草亭以蔽風日優遊五載旋復棄去則亭不免為風雨所揭獨樹陰婆娑而草萊蕪沒矣庚戌謫關西揣慄窘束百念不掛猶以未克葺亭以終老為恨也辛亥蒙恩放歸宿昔之抱可以少償而財力短乏又無以為計一日府使吳公謙適來同登勸僕成之且許相助遂於壬子春起其役不幾月而功訖棟宇粗完而林薄益茂逍遙俛仰以遣餘生僕之素願於是乎畢矣嗚呼僕之占此于今

三十餘年人事之得喪固有難言而亭之廢而起者亦若有數存焉者撫事興懷不可不托于斯文子其為我記之余以文拙辭不獲則又以言于公曰蒼蒼者孰不仰而戴之茫茫者孰不俛而履之然而知其所以然而能反之於身者蓋寡矣今公既以得之於心而寓之於名其浩然之興固有人所不敢知者然物變無窮而人生有涯以有涯之生御無窮之變則於其俛仰之間而天地之盈虛人物之榮悴者亦不可不經于心而以之自勵也夫豈專於山水之樂而已哉噫微吾公孰能稱是名也哉

歲春亭記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而來者無窮其磅礴萬物流行今古者必有所以然乎若以一歲而言之則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又春也氣序之流易而寒暑之相推其生物之榮悴消息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者亦必有所以然乎斯理也君子玩之以盡其心小人昧之以沒其生焉其有不安於昧之而蘄至乎玩之不嫌於役生而求聞乎盡心者亦足尚乎前訓鍊院僉正

柳君仲翰起亭於竹浦之曲枕礪而俯漪挹以
危巖映以茂林列植嘉卉其中揭其榜曰歲春
而又拓亭之西隙構小堂扁以梅橘皆迺以欄
檻賁以丹雘玲瓏宛轉窅窳蕭爽若異區焉乃
刻諸名勝之什懸之楣間併欲揭余文以張之
余謂君曰一歲之春止於三月而已矣今日歲
春庸有說乎君曰然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周於一歲之中而朕於六合之外者人不
得而測也第以耳目之所覩記則自東風解凍
蟄虫始振而小陽之氣畢達於地止以至於挑

始華舍庚鳴則網緼奮盈百卉舍詭粧林蓋地
倚嬌吐秀山若縵而麗水若澹而速白日增輝
而青天彌廣此正一時之盛際古之人所以忘
懷晤賞者良有以也然而螻蟻一鳴而祝融御
辰則向之所以春者轉而為夏矣春固不得而
截也獨吾亭為不然聚奇花異木無慮數十種
種各數十本盤根而接葉並蒂而交柯催紅駐
白躡縹酣黃雖時移節去而花事不衰亦有冬
青之樹排簷闥碧傲雪胚英而徃徃點綴以孤
芳冷萼媚日漏春由是入吾亭者常若有春意

存乎其間此所以名吾亭也昔乃景純作藏春
塢東坡蘇子賦以實之曰年拋造化陶甄外春
在先生杖屨中其言之無乃近於是者乎此吾
所以徵諸古人也子以為如何余曰君之言可
謂善哉抑猶未也大化推移有形者所不得遁
春自達已而後則固索然而盡矣何獨於君之
亭而能藏之乎譬如人年齒既暮雖復顏韶髮
鬢筋力無乏而其菁華久已遷矣乃欲強以為
留少年豈不謬哉莊生有言曰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謂之固然矣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湮之歎况乎數千百載之下乎惟我國家內設
成均四學外暨州府郡縣咸建學校其於設教
牖民之意至矣爰自祖宗朝以來菁莪長育之
盛濟濟乎洋洋乎軼漢而駕唐道之興也其亦
庶乎而熙洽百年之餘儒風士氣不無以習頽
靡之漸而俗吏鄙夫之論又不數數於學校此
有志之士所為長慮却顧深歎永惻而不能已
者也夫學校不興則人倫不明人倫不明則國
家無所賴而維持國家無所維持則生民之類
幾何而不至於糜爛泯滅也斯乃較然明著非

有難知者而世之君子漫不肯軫念豈非不思之甚乎先為州於湖南為鉅邑土沃而物繁俗樸而習媮頗有難治之稱弘治戊申年間斯文權公守平以兵部侍郎出守于茲治民御史皆得其當綜事經務舉無不冝焉舊校在城中湫阨傾圯殆不可居乃買田卜地遷而新之在州治之西三里而近殿堂齋廡咸底如法書籍財穀並有其條逮今七十餘年耄倪稱頌而雅俗涵濡者無非權公之澤也自是厥後亦有名公勝流之莅于州者雖或加意於斯而其能整頓

更張之者蓋鮮矣嘉靖庚申歲柳公景深來而作牧則其條教施設非有甚異於人而其才之所至志之所向出於尋常調度之外物之繁者整而理習之媮者振而植闔境之內未期歲而舉欣欣焉於是掄士子之後秀者咸籍于校激而揚之俾克有立既而環視廟宇之間則將有侈剝之憂遂慨然有修葺之意而舊規稍迫隘於周旋奠獻之際難以中度乃拓而廓之渠渠厦屋輪焉奐焉於嗟咄之餘觀者咸以為神繼以完歸齋舍剏建傍屋而又為之寘田給役該

列科條使夫諸生不患於飲食起居之不得其
所故諸生之有志者亦蹶蹶然動其心皆欲勅
厲而入於善嗚呼茲不亦可尚也乎初權公之
在也州之人懷其德而羨其功遂摹其象藏之
校中時其釋菜之日而致祀焉然而寘之非所
奉之不嚴識者慊焉今諸生承柳公之教以興
起其好善之心則其於教想權公之風有不能
已者乃相與合謀構屋于東廡之外以安其象
而又感柳公之化尤有不能已者而校之興廢
補弊之實亦係於斯道之污隆則固不可而無

傳故又相與伐石勒碑立于校門之側刻之顛
末以示來者於無窮而仍寓思慕柳公之意其
用心亦勤且美矣愚竊惟道之不行不明皆由
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聖人亦固已言之
矣而以今驗之世之所謂賢而知者多不屑於
興學誨人之術而其愚不肖者又欲舉而廢之
見人之或有留意於學校之專者則以為詭激
不靖而肆其喙焉愚竊未知其何以為也嗚呼
道其終不行而終不明乎大升光人也睹學校
之鼎新惧後來之廢墜而又蒙諸生屬筆之懇

遂不敢辭而為之記其梗槩如此後之君子或肯留意於斯則豈非斯道之大幸也歟

南薰殿記

開元二年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於是始作興慶之宮謂之南內距京城之東直東之南有夾城複道以通往來別起一殿於其中賜額曰南薰蓋取虞帝之歌以寓願治之意因命臣記之臣不敢以文拙為辭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言曰夫通古今之遠舉天下之廣人事之不同者多矣治亂興亡之異其跡聖

愚善惡之異其心不惟其事之不同而向背取舍之際其得失之效亦不同矣今欲向善而背惡取治而舍亂固不可徒慕其名必當踐其實然後足以追蹤三五也伏覩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兼文武之勇撥亂反正使天地重新以受內禪以登宸極誅放姦邪拔擢耆俊庶績凝而萬物熙此堯舜之治也仁孝友愛出於天性履變而克底于豫目心而不失其歡此堯舜之心也然且謙然自以為未有至也嗚呼何其盛哉斯殿之達也其亦欲踐其事之所為也昔者舜

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其盛德氣象可想見也而太史論之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然則陛下之德既與舜同符而陛下之心於此旣所眷眷者可知也已重門洞闢崖牙高褰自南之風悠然而至徘徊牖闥之間泛于黼宸之前當此之時陛下之心即舜之心而與天地同意矣雖然又有說焉聖人之心虛靈洞徹無少私蔽故能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不合其彈五絃而歌南風也豈獨一時邂逅感觸之所能致哉

想亦必有其本也此則乃陛下之所當勉勉而不已者也臣又竊觀殿之西南有二樓曰勤政務本曰花萼相輝其命名之義實與南薰相表裏焉則陛下之於治亂聖愚向背取舍之際可謂審矣伏願陛下終始此心焉臣謹記

景賢堂記

人常賢於好而不肖於惡是乃發於人心之所同然而有不能已者然其能得好惡之正而不謬於賢不肖之實者蓋寡矣夫賢不肖無定名而人之好惡難齊故一時之好惡不足以定人

之賢不肖而必待於後世之好惡然後其是非
乃定嗚呼士有見惡於一時流離困窮終不能
保其身而後世以為賢者此豈勉強苟且之為
哉亦蔽於所同然而已矣夫升自少時竊聞金
先生之事未嘗不慨然而歎今幸獲覩斯堂之
作於世之好惡者尤有所戚戚焉若先生者真
所謂見惡於一時而後世以為賢者乎先生諱
完弼字大猷瑞興人也自號寒暄堂先生始學
于佔畢齋讀小學書有所覺悟治身御家動遵
禮法精積力久猶遑遑如不及 成廟甲寅薦

遺逸授部叅奉又用薦者擢主簿轉至都官郎
燕山戊午之獄譴先生遊佔畢門謫熙川未幾
移配昇平竟罹甲子之禍彼其惡之者極矣
中宗受命萬事重新普雪一時被罪之人例
贈承旨後十餘年大臣因公論獻議以先生世
所罕出沒齒之後志於道學者尚多慕之例
贈未足表異遂贈右議政許於講道之鄉立廟
以俎豆之此其好之者亦極矣好之惡之時各
不同而世道升降之機人心邪正之分於此乎
係焉然而今之人未必真知先生之為可好也

先生之沒迄今僅六十年其言論風旨日就埋
滅而昇平之人徃徃能道其一二先生之孫今
宗親府典簿立嘗宰谷城縣縣雖昇平不遠訟
檄累道其府有言先生於就刑之際陽陽不亂
徐理其鬚以伏轡者又有以臨清臺記文一篇
見遺者以為子之先祖所著典簿以家乘散逸
無以考證其是否謹收而藏之思欲表而出之
以見先生流寓之實而不得有所屬常竊轉語
于交游之間者久矣癸亥冬李侯楨為便養分
左符于是府人皆知侯之必能眷眷於是而侯
亦聞而喜之自以為事而不為嫌焉到官之初
即命駕徃而尋之臺既堙沒無可考者徒見溪
清石瘦籬落蕭條而已於是得老人指視之既
又徵其遺事於民間則記文非出於先生乃梅
溪曹公之筆也蓋梅溪亦以仙畢門下士初謫
龍濟後與先生同遷其齋舍相近兼有宿昔之
好徃來甚相適先一年以疾卒先生為文以祭
之有招邀笑語之語而先生亦時時獨徃徘徊
於臺上云然則先生雖不與真率之會而亦非
無意於臨清者也遂規舊址拓而築之高丈餘

臺之北岸帖石成階作堂其上凡三間繚以垣
墻揭其額曰景賢以寓夫思慕先生之意而臨
清之名則實出於梅溪梅溪亦賢人不可使無
傳故堂堦下別立屋一間將豎小石碑以勒堂
扁而併刻記文于其陰庶幾不泯其迹焉侯仍
以書來曰堂且完矣子實與知斯事之首末子
其記之大升以不敏辭而侯意益堅遂不敢辭
嗚呼先生所遇者亂世而所事者暴君其得禍
甚酷雖曰不幸而後世之人亦皆知其賢而好
之矣得先生之學遇聖明之主欲有為於一世

而卒被讒以死者其為不幸與先生無異而世
之所好惡或不同何也抑猶有待於後世之好
惡耶嘗觀今世之士或有好賢惡不肖之心而
未嘗無不同其好惡者衆錯倚伏於其間以為
他日無窮之禍故人皆畏其禍憂其弊而不敢
有所為焉侯獨不顧流俗之毀譽而為此落落
之舉其事固可尚也然侯之心豈特在於葺臺
構堂之間哉實乃好其道焉耳好其道而俛焉
日有孳孳則亦可以不愧乎景賢之名矣大升
於先生之道雖不得窺其涯涘而竊有志焉第

以文獻無徵故不敢妄為之說只以世所好惡者反覆言之以告後之來者其尚有以識之也
嘉靖甲子十有二月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記

玉川書院記

嘉靖癸亥龜巖李公出宰昇平以寒暄金先生
謫是土以沒慨然追慕適得臨清臺記文一篇
意其出於先生也既下車訪所謂臨清臺故址
詢于府之人乃知記文為梅溪曹公筆也遂就
其址為堂三間名以景賢以大升與聞其事俾
記之而拜書退溪李先生通其稟裁並請寫額

事在景賢錄及記語中明年乙丑士子輩謁李
公若更立精舍使有以守之庶幾堂亦有賴以
而不墜李公諾焉卜地於堂之右傍地屬民家
給官田以易之於是量工命事築趨者衆凡五
閱月而告成其制中為堂兩翼為序左右有齋
而厨庫在其後堂扁曰玉川精舍齋曰志道曰
依仁皆退溪先生所名而書之也落之之日李
公率士子設先聖位于景賢之堂且設寒暄先
生梅溪曹公位醮以告之告訖徹位仍安寒暄
先生位于堂之左一間以堂為祠堂為俎豆之

儀令於春秋仲月次丁行之又為之聚弟子負
于精舍而儲待供億書籍臧獲無所不用其力
至於倡道希賢之意尤眷眷焉又明年李公丁
內艱以去而扶寧金侯啓寔來尸之周視規制
以神位在一邊為未樞倅質李公更安神位于
堂中儀式既飭條貫亦備隆慶戊辰夏上子輩
以精舍之立未有以上門故 國家恩典不與
他書院並遂陳疏以請得蒙明降賜玉川書院
之額併頒四書諸生無不競勸而後來為守者
亦無不留心指畫院中諸事益完而無憾矣初

李公錄寒暄先生遺事及構堂事始末為景賢
錄而精舍之役則不及錄焉今府使李侯選以
書來曰景賢之事子既書之而其間有所公革
書院之故不可無述而尚未有所屬願吾子之
終賜之也而院生許上舍思曾不憚跋涉之勞
再抵弊廬請之愈堅且曰此非獨使君之意亦
龜巖意也大升固不敢辭而疾病支離重以人
事之冗久不能把筆恒自愧也抑侯及諸生欲
求鄙文屢請而不寘者意其有謂而願以所見
之昧陋恐無以應之也吾東方素稱文獻之邦

自三國以來非無豪傑之士而求其道德之光
照於後世者蓋寡矣寒暄先生生於數千載之
下挺然特立力為古人之學其流風餘韻足以
淑人心而扶世道今之學者頗知聖賢之為可
學而自礪於禮義之教者烏可不知其盱自乎
天相國家道衍寢明書院之建比比有之是固
為責歸太平之具矣但未知諸生所以為學者
亦能有得於聖賢之遺法而無負於國家教
育之美意乎竊聞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人夫學以為己聖賢可至學以為人則不過

為科名利祿計而已豈不戾哉茲者斯文不幸
哲人其萎退溪先生既棄後學而龜巖公又復
奄忽為吾徒者寧不深痛而龍亡虎逝事又有
不可知者諸生其亦有感於吾道興衰之際乎
夫人心天理不容泯滅者無時而不發見於日
用之間諸生苟能不挫不變勉焉從事於為己
之學則雖前修日遠而道未嘗不在是也豈不
足以盡其心乎幸諸生之相與勉之也噫隆慶
辛未九月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記

倪仲亭記

倪仰亭在潭陽府之西騎谷之里今四宰宋公
之野營也余嘗從公遊於亭之上公為余道亭
之故徵余文為記余觀亭之勝景宜於曠而又
宜於奧柳子野謂遊之適大率有二者亭可兼
而有也亭東山曰霄月峯峯支向乾方稍迤而
遽隆勢如龍首之矯亭正直其上為屋三間四
虛其西北隅極陟絕屏以密竹蕭參峭簷東塔
下廓之構温室數楹植花卉繚以短垣循峯脊
迤于左右谷長松茂樹蔥蘢以交加與人烟不
相接迥然若異境焉憑虛以望則曠然數百里

間有山焉可以對而挹也有水焉可以臨而玩
也山自東北而馳迤邐於西南者曰鳧巖曰金
城曰龍泉曰秋月曰龍龜曰夢仙曰白巖曰佛
臺曰修緣曰湧珍曰魚登曰錦城其巖崖之詭
麗烟雲之縹緲可愕而可嘉水之出於龍泉者
過府治為白灘屈折橫流汨潏潏洄葭於玉川
者名曰餘溪連漪澄滢迴帶亭麓下合於白灘
蒼茫大野首起於秋月山下尾撤於魚登之外
間以丘陵林藪錯如圖畫聚落之雜巖立騰之
刻鏤而四時之景與之無窮焉亭之環合幽宵

是以專靜謚之觀其寥廓悠長可以開浩蕩之襟向所謂宜於曠宜於奧者其不信矣乎始公之先祖解官而居于綺子孫因家焉亭之舊址則郭姓者居之得異夢見衣纓之士頻來盍簪謂其家之將有慶托子於山僧以學書及其無成而且窮乃伐其樹而遷其居公以財賈而獲之里之人皆來賀以郭之夢為有驗云斯無乃造物者蓄靈闕社以遺於公耶公又築新居于霽月之陽取其與亭近也亭之地得於甲申亭之起始於癸巳後仍頽廢至壬子重營而後曠

如奧如之適無不盡也公嘗揭其名亭之意以示容其意若曰俛焉而有地也仰焉而有天也亭于茲之丘其興之浩然也招風月而挹山川亦足以終吾之餘年也味斯語也公之所以自得於俛仰者蓋可想也噫自甲申迄于今四十有餘年其間悲歡得喪固有不勝言者而公之俛仰逍遙者終不失正豈不尚哉余之以托名為華而不敢辭者意亦有以也於是乎書

穆宗皇帝祭文

昊穹篤祐續聖紹神道高執中德懋止仁光文

昭武政舉化隆群生就日八表隨風願惟小邦
世荷燠覆逮臣嗣緒寵錫偏湊感戴圖報夙夜
無違每切華祝既壽且康何期厭世末命遽揚
聞訃號慕痛結心腸緘辭薦悰昊天罔極於昭
在上庶幾降陟

明宗魂殿祭文

於乎皇考禮陟在天遙依几儼昭假於焉嫺嫺
小子心實愚昧恭膺艱大惕厲靡遠執奠難恒
瓊灌多違誠歉克盡願禮自非歲邁日流氣序
迭更冬孟維望霜露彌盈怵惕摧悵惘然如失

僂僕受脩有饒勞茲微情未享右享曷保感痛

仲仲罔極于昊預備

敬修蠲饗粢醴既備

庶此躬祀適貽伊阻痛慕靡已

祭奇判尹文

維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九月庚子朔三十
日乙巳從弟宣務郎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
兼經筵檢討官奇大升謹以酒果之奠敢昭
告于亡兄判尹之靈曰嗚呼吾兄乎而遽至於
斯耶人事之不可恃而天道之不可知也耶士
林將誰使之扶而國脉將誰使之肥耶奸人

狙伺以潛驕兮善類摧沮而俱昧道關消長兮
運係盛衰撫一世以驚呼兮寧獨哭吾之私也
嗚呼痛哉兄之生世四十六歲長途未騁失運
俄替兄之美質天賦之專蕩蕩休休衆莫能甄
人但見其表之凝重而不知其中之明決人但
愛其有愉愉之色而不知其有矯矯之節也雖
群趨庶僚未有以大其設施而功利之在乎國
家者亦已博也天胡厚其德而嗇其壽使斯民
不克蒙其澤也嗚呼哀哉兄之弱冠聲譽已鬱
暨乎釋褐文彩愈蔚漸達鴻羽鳴陽鳳儀蔽垣

栢府匡拂無欺日權臣之擅朝敢潛移乎威福
機已密於打網禍將慘於指鹿但在廷之懍懍
孰不狼顧而脅息倡玉堂以抗割奮孤忠之棘
棘誠深自牖之納兮道符于巷之遇邪黨散落
兮宗社益固迹不暴而智不詘兮人皆翕然而
心服方膺柱石之寄兮行見廊廟之卜顧歔然
不自假兮畏盛滿以祗栗每念安危之攸繫兮
增隱憂而銜恤夫何一疾而不起兮紛慶愚而
吊智痛九原之難作歎吾道之墜地嗚呼哀哉
惟今茲之仲夏親違疾以在堂極辛勤而奉藥

蒸拂熱以致傷元氣耗而漸瘁腫流毒而易染
忽浸淫以內食奈鬼神之交偕嗟親病之未復
罹薄祐之酷烈獨撫心以長號僅踰月而隕絕
噫凶變之稠疊慘不忍乎復言矧家業之零落
竟誰護而誰援嗚呼哀哉兄務大德兮不拘細
行日理似濶兮網維甚正譬如白玉兮瑕豈掩
瑜琅琅炳炳兮終古不渝人今有言兮寔多異
同厚誣醜詆兮職罵飄風亂萋斐之損真兮設
淫辭而助之攻是所謂以鴟鴞而笑鳳凰兮亦
何異乎蠅蚋之嘲龍鳴兮哀哉我性剛拙兮與

物寡合繫兄之賴兮砥礪自攝低顏逐隊兮
有猷爲僂勉相濟兮歲暮爲期今其亾矣何辜
于天摧肝裂腸淚落如泉覩靈車之載駕悵吉
辰之不留矢寸心以求辭視吾生之若浮嗚呼
哀哉尚饗

祭退溪先生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正月申子朔初四日丁
卯後學高峯竒大升遠具酒果之奠再拜哭送
敢告于 退溪先生靈座之前曰嗚呼痛哉樑
木之摧而泰山之頽乎吾復何以爲懷也上悼

斯文之墜地下，伶晚學之失依，曷為不使我骨驚而魂飛也？嗚呼痛哉！粵在去歲仲冬之初，委拜一書以問起居矣。俄於便中獲奉惠書，蓋十月十五日所裁而託鄰邑子弟轉寄以來也。既警我以稜角之太露，又申之以時事之可虞。矧乎物格無極之訓，釋縵紛往返而不克合者，竟同歸而弁趨感幸之忱，慰滿之衷，言固不可以喻而心亦不能以容也。以為如此，雖未得陪杖履而親警，效亦足以滌離愁而發愚蒙也。繼於是月之望，因李生成亨之伴，仰修一狀以達。

區區之下情，焉逮夫賤伴之言。旋乃眷手翰，以還答。始言憂患之煎迫，益致憊倦於應接。又言膏痰之暴起，挾以他證而呻伏。卒嘆請老之，不遂。勉我久閑而靜學，私竊恠字畫之異昔而未始覺神氣之愆。猝安謂舊病之偶動，當見勿藥而有喜。夫豈知其為求訣之筆而不復更承於教指也耶？嗚呼痛哉！臘月二十日適在錦城西村，忽得孛生之報，伏聞先生易箒於初八之昏，驚呼失聲，痛徹心膺，不自知此身之生而存也。併得令孫上舍之書，乃知先生寢疾之

詳又知後來仰修之一狀以先生疾而不遑披達於几案之傍也茫茫天地會晤無從惟有畢餘生以遊地下庶或有以接儀刑而躡遺蹤也嗚呼痛哉竊念頑鄙之資實蒙誘掖之至恩既深而義重每日嚮往而不敢置思欲乞郡嶺外儻得躬造於門墻慨日月之愈邁恒祝道體之爵康何人事之不可期遽承音於不祥怛摧慕以填傷緘辭千里以寓一酌悲不能悉我之情也伏惟先生英靈之如在尚冀以鑒此微誠世嗚呼痛哉尚饗

又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二月戊子朔十七日甲辰後學高峯竒大升謹以酒果侑奠退溪先生凡筵之前曰嗚呼先生之棄後學今既十有五月矣後學追慕之痛與日而俱積益愈遠而難忘也况又重之以人事世道之感乎痛哉痛哉比年以來屏伏田間雖不克盡力於研索亦時有一二之見解顧無所於訂質每念昔時徃復論辨之樂尤不勝其悲也曩於初暮之際意欲遠寓一真而路脩僕單竟不得遂恒抱悒

悒之懷今敢略具薄物仰申微忱庶幾先生
之昭鑒有以相我後學之志也嗚呼痛哉

祭柳景深文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二月戊子朔十七日甲
辰高峯竒大升謹以酒果告于故平安道觀察
使柳公靈几之前曰嗚呼哀哉公之生世五十
有六年不究其用忽焉而沒孰非天乎嗚呼哀
哉公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見可以興衰而起廢
可以活國而醫民也世之知公者固多而能知
公之深者蓋寡矣猥以菲薄辱知辱愛從遊之

久益知公之取我常望公以經世寄物之任而
公亦許我以相知也意欲與公上下其議論亦
足以抹一時之弊而有補於國家之萬一今
其已矣長慟難窮憶在庚午孟夏公方有脩墓
之行而我亦將欲辭官歸鄉與一二友生造公
之別相與飲酒歌呼握手起舞而散嗚呼此豈
知其為末訣者乎追思陳迹益用悲深前年之
夏聞公之病深以為憂旋聞公訃痛不可言而
湖嶺阻脩一問莫致幽明愧負情掃義缺今維
緘辭寓奠以效寸忱尚冀英靈之俯格有以知

我之悲也嗚呼哀哉

祭鄭校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質厚材良學于古訓日月
就將歛其英華發之文章恢恢游刃餘巧之嘗
有而不施雲水爲鄉寧蘄綴柱歲暮彷徨棲神
遐曠葆茲康強孰云斯人而壽不長嗚呼哀哉
昔我幼歲固陋而蒙學未知方俛俛倥倥家君
有命歸依于公公不我鄙講論不窮羅列小大
剖析異同叢雜紛紜約之以中教我之思生我
之功今其已矣瞻仰昊穹嗚呼哀哉公之平生

爲我言之其所未及我亦聞知公生之歲乙干
卯支迄其少長習書誦詩潛心精究得髓去皮
父母所期立揚于時屈意程度試于有司一夫
目決失得推移屢舉于鄉乃始有成歲在己卯
載歌鹿鳴高擢司馬衆人所驚大園方開內憂
俄丁奔歸萬里痛毒烝烝苦塊靡愆三載餘生
既克終禮舊業彌精名稱篤行望享蜚英釋褐
登朝乙酉之春仕不爲利與時屈伸婆娑林丘
聊以奉親竟致中考在家食貧銀臺屬卽侃侃
閭閻庶爲親榮不顧其身何圖酷罰遽泣大椿

再自遠奔摧失精神暨更兩朝禮無違者除官
一起貞操愈雅國耳公耳小心匪假蔽垣拓府
有言無捨經幄論思敢廢夙夜清文敏識襲蘭
懷麝上眷特紆詎倚姻婭植志揚庭懷道縱鞞
適當斯時詭孰不安巨猾據權威福暗干託義
造事御下售姦公爲姻戚地密情寒退避難容
俛勉朝端一朝議罪聖息尚寬或殛或竄典刑
不刊惟公連累只禡其官永歸田里獲守墳塋
罪疑從輕天鑒之明謂應收用以就國成如何
不然抑塞交并竟俾窮死孰云天行當時巨猾

煽毒何弘陰謀秘迹鬼神莫偵人懷憤寃王誅
乃攫物情尚慊怒移無辜譬如警虎反逐鷓鴣
以公名閥兼籍鴻儒群隨百僚豈不滿隅偃蹇
五品一紀已徂亦足以明不附以趨矧在當時
衆皆睢盱升沉榮辱造次與俱諂諛之徒競取
膺仕逮于罪積論以大理深淺原情輕重示軌
誰能詭免時議所指公獲微譴蓋曰有以才高
一世恠怒頗起陷茲學孽推擠皆是舉彼爲詬
昭洗難倚毀譽是非身後宜定一時之瞻萬世
之瑩公應自知我辭難罄日月之行有朝有暝

人之於世脩短難并悠悠一夢如醉而醒慨公
難起此意誰訂憶公眉宇尚若炯炯嗚呼哀哉
公之罷歸道出于南故園渺渺桑梓梗楠載行
載止稅我征驂垣廬粗完幽事可探樂而忘憂
匪余有慙龍山挿淵噴雲吐嵐雅俗相將或笑
或談公年四十未有子男箕裘世業付之誰何
晚而得育蘭茁其芽萬金之產古人所哦禍福
乘除安用戚嗟高官厚祿孰與此多學語轉烏
塗窓棲鴉漸免于懷可告其才爺孃願復喜莫
能裁我常出入提携無猜疑疑而成心源孔開

以公年高擬運嘉媒奄遭凶變可堪痛摧嗚呼
哀哉我趨門下十年于茲辱知辱愛終始無疵
期我遠大情若渴飢我未有知惟公我師寓棲
齋庵朝暮不離顧我頑鈍常勤提撕呻吟答問
疊疊相稽韓子遺文典謨與齊入于其中恍然
以迷公能解剥豁其端倪我於為文始識根抵
次受書傳茅塞徑蹊隨文說義若鉤植泥怠惰
守窠學而不思曾不留意以質所疑且未卒業
悔焉可追一室歸卧每懷良規惟是迂踈不諧
於時屢前屢却孤負吹噓一既有成喜而稱譽

我窘貧賤東西靡居趨拜門下歲一再且笑語
怡怡傾倒無餘去歲仲夏亦曾投謁蒼顏白髮
對我咄咄謂公已老誰斲株檠是月下浣我興
晨發適彼縣館路揚空埽野外蒼茫有丘突兀
肆筵列席幄幕高揭不知誰設敢自擔揆邂逅
我公袂聳眉軒萬古幽意一笑相溫我困杯勺
醉眼昏昏不辭而出銷我別魂秋行倏盡冬候
聿暮我在沙村縻于世故勢乖趨造空勞仰慕
新正歸覲擬陪杖屨計音忽至茲寬曷訴我走
龍山喬木依然有聞其戶音容莫傳退議殞厝

淚落濺濺日暮而歸偶經丘前寒樹號風宿草
鎖烟悲涼之懷與哀交纏悵嘿嘆息何辜于天
惟公純德世莫能加理宜保佑以衛國家半途
而躓奄忽登霞天之施報一何偏耶仲春初吉
我向淳昌歷訪彥老葬事商量卜地得吉龍山
之陽我隨相視理應無殃群峯環列江水泱泱
厥位高亢厥土燥剛可奉衣冠斯地于歲我欲
來護銘在心腸適牽他事我憾何長謹製挽歌
至于五章明公之義致我之志反覆曲折是以
垂示託人遠寄未委能至日月云邁朔五而四

阻拜几筵茹恨興喟秋園近止試于秋城屑屑
就舉叵耐零丁路出墓下憶公心痛蔬果維旅
清酌潑瓮敬炷一瓣聊表我忱惟公精爽尚祈
招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朴致道文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二月戊子朔二十一日
戊申高峯奇大升謹以酒果之奠告于亡友致
道朴君之靈曰嗚呼哀哉君生癸巳少我六歲
偕贅聞族顏熟情綴惟君資義既端既慧不驕
不怠所學而詣逮我居憂屈首相從問我質我

事我敬恭我亦愛君不憚劬躬神孚志協琢磨
以忠我官于朝君在鄉園追隨稍間信義彌敦
自我退伏君每來尋切悃見誠晤語披襟嗟我
道孤倚君不路擬託歲寒求荷攸攝如何一疾
遽至斯極殞心如擣涕沅橫臆粵在孟冬繫君
訪我君適有事卒卒返駕俄聞君痛謂可勿藥
旋知寢劇慮熬心灼畏寒難出一未就問善人
應壽安委天運幽明忽隔慟怛難窮裁而不培
誰訴玄穹我来哭君音容莫通酒淚同傾視天
魯魯半生幽契已矣誰說君其不昧鑒我憂悒

鳴呼哀哉

明宗大王柩文昭殿樂章 初獻

懿哉 明宗纂緒弘業克孝克友純德祗協賢庸奸逆蕩垢運康貽謀啓慶丕顯烈光

亞獻

天佑民眷有德撫盈成嗣徽趾美允蹈周行鴻基永固躋休明祗承 文母聿凝玄默匪怠匪荒恒兢惕攘克搢紀髦俊侯興赫赫隆隆治道升深仁厚澤洽于烝黎燕翼貽謀堯禹齊於昭在天降格洋洋祀事孔嚴臻嘉祥

竹樹書院祝文

惟公天賦之純躬履之篤逢時不遂脫輶沉璜餘光在人沉澤靡泯肇此明薦庶激懦頑

祭趙文正公文

年月日縣令某敢昭告于先正趙文正公惟公天資茂異學履純篤逢時施設欲將措世雍熙而不幸齋志以沒至今有志之士莫不欽慕而感慨人心秉彜之終不泯者亦可知矣茲建祠宇用寓神棲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二



